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米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圖南

謄錄監生臣施能立

端明集卷三十二

宋 蔡襄 撰

齋文

南郊道場讃佛文

伏以講盛禮於泰壇用伸嚴事集勝因於淨土宜運鴻仁伏惟皇帝陛下順法乾坤祗奉祖考萬物滋仁而生息庶政蹈道以中和甫届書雲之辰往陳奠璧之祀

特開精舍廣肅法筵展龍藏之秘言揚魚山之清梵庶敷善利胥協熈辰今皇帝伏願臨吉土以升煙高凝祥氣御端闈而洒澤下格幽途永孚環海之心益固南山之壽

功德疏

奠玉紫壇虔修於大報布金紺宇祗仰於能仁用集妙因特嚴法供皇帝陛下與天均覆惟日並明運神化以無方置幅員之安處甫臨至景專講上儀就居

位以薦誠霈渙恩而澤下有来清侶敷誦秘文式賴
殊緣宜資熈事伏願五辰協序百福凝祥永隆久大
之基益固延鴻之筭

順祖惠元皇帝齋文

凾風流頌陳基業之艱難梵澤垂文降福祥之孚闕
諱辰甫及妙果宜憑伏惟順祖惠元皇帝緼神聖之
資累元功之茂詒孫謀而及逺啟天命之来符今皇帝
奉清明之宫薦馨香之德敞仁祠之淨土翻文佛之秘

詮順祖惠元皇帝伏願飬並真游髙臨覺地集祥綿緒敷貺羣靈今皇帝伏願鴻筭後天至慈冒世萬寓輳於朴厚四極格於混同然後願台輔協恭宗圖繁衍日星順夫軌道黍稷滋於有年舉是含生悉登壽域

太宗皇帝忌文

至大之德列原廟以推尊無量之仁依覺皇而薦祐太宗皇帝恩淪四外運紹再傳化治之光在人昌明之

慶垂世今皇帝永思先烈濬發精神有来淨行之流
聿修秘藏之妙太宗皇帝伏願超遊真蓋廣覆羣靈
慧如日之圓明化等空而常寂今皇帝伏願壽年山
固聲教天臨儲嗣寖蕃宗支彌盛宰路協恭而贊
輔霄躔應候而泰和五辰順時百嘉遂性

章穆皇后忌文

伏以蕙車風逝杳仙迹以曷追竺館載虔仗佛因而申
薦恭惟章穆皇后稟靈毓懿作儷周京修陰教以輔

隆正坤儀而中肅真游彌遠靈德逾芳今皇帝孝軫
至懷慕存遺懿兹復臨於諱日爰肅啟於法筵用植勝
縁以昭嚴奉皇后伏願棲遊淨界超證真乘備福德
之莊嚴會天人之利樂皇帝伏願運延星劫位固寶
圖暢聲教於八遐戢干戈於四裔然後願盤維敷茂
丞弼宣和百工罄述職之勤庶績協順時之治若夷
若夏有性有生率躋仁壽之期共洽羲軒之化

章獻皇后忌文

保祐帝尊上繫於慈訓追懐親愛虔託於能仁皇太后
恵澤多方教流中閫遜奉母儀之重再嚴廟象之崇
今皇帝孝德因心諒憂在旦軫瞻屺之深念集給園
之勝因皇太后性周大空化通妙力護生靈於至樂福
基業之無窮今皇帝鴻筭後天深仁被物殊俗格乎
面内庶品遂於陽中台哲同寅宗藩協輔武皮包乎
犀利文象蹈於經常有生之緐惟帝斯頼

賦

士伸知己賦

古有云賤而達已者道必有裕貴而得士者禮必與釣意闢榮以高世朅游名於大人感鳳下而覽德徽蠖屈而求伸謂周公多才揮沐吐飡而延白屋顏子具聖砥名厲行而附青雲故我氣浩集義遊於天真默守節而無悶動會時而益振彬文薄乎河漢長笑鶩乎臣隣指素絃而稟潔紉香草兮生春彼美君子風度瑰偉烏在其蔓葛以均感寧藉乎樹枌而接里

夷康嶷而素言誼幽眇而釣𦕈判桀植於異畦決斷涇於
東水始傾崑而娛玩遷倒廩而矜侈耽聖域以同輿秩皇
塗而並軌雖鞱瑕可以取璧兼體可以收非刓或太公蛻
北海之居安石翔東山而起戎拒其歸誰執玆恥必使右
雪苑之席𫃂繡衣之履繩引堯舜以致君蒙合燕趙之
多士茍風協而聲同偕克濟乎濵美者也且夫虹玉
隐乎巉石玭珠淪乎層漪麒麟非大馬之比鱣鱓豈
螻蟻之恃汾明淵而自得曷悚廹而外移華屋千椽

柰蔑百枚積粟乎京坻躍馬乎騊驪匪束藏之雅尚差得志而弗為何縕訣以發顏何挾巧而譋詞宜乎厚德表世嘉閒蓋時身享崇高之貴瞻咫尺之儀謂朽株可萬乘之器廊廟非一木之枝得於道不伐乎衆公推於室不憎乎内私舉巖穴而悚觀裁冠珮而来思上弗求焉無曰蔑當吾取下弗進焉無曰胡為我知然則人之膠於今者或安於近泥於古者或昧乎道擇其粉墨之異考以宫商之同射乃墉上宜乎日中鳴鶴陰

而子和雕虎嘯而生風不然則名位相雄師學相攻耕
石田而待稔懐珍髢而適戎故非五難而吐論和再刖
而窮處嗟乎木秀林而必摧士入朝而見嫉絳灌隐堤
而賈遷椒蘭發譏而原黜子冉膏古而墨幽藏倉圜
精而軻逸夜光明月抬訶按劍之年流水高山沈思絶
絃之日在泒見之阜越發羣蔽之豈容借如說囷刑戮
何擷其芳尹恬耔耨何鋪其香若歲旱而澤及卒阿
衡而自將惟聖睿之親逢俾業履之猗昌奚仕虞而

弭廢由白戎而虜亡秦何售之而遂用遽厚之而遐疆仲負闕而仇君鮑何奪巖縲與鋒鋋弗介蠆乎左右麾干侯而拱天王設隕越於九淵幾夷祖而易鄉甯倚軿而鳴嗌桓何寶其琅琅醆肆語而靡著向何娛而趨下堂伊郄勲之末圖胥何利乎錫土越石娛薪以相伴嬰何次騶而奄取平負郭而久貧何梯魏而康寓信鼓刀以周身何翼蕭而登輔節信疲於游宦何怵心於皇甫正平蹶於鸚雎何衒能於文舉亮覘時而

餋晦蜀何畜之於吅畝蒙署籍而委質吳何抗之於卒旅蹇斯類之有徒殫籌素而曷叙被王公之宏略豈數子智謀之補畏遺德於冥鴻思洒恩乎施雨向使失風雲之會構奇哀之伍或際立於草茅或殲危於俘虜亘天地以寂寥尚何流嘉風而建英矩者哉今兹有人遠陶聖世少齒鄉黌根英雲之節奏表畛域而墾耕躋陵隅之峻巇泳垠埃之淵渟若夫名山首乎黄老鬼谷譎乎縱横桑羊役乎術計商鞅刻

乎刑名姑還車而却步目吾肆之豐羸既披閲吳而僑貢未幾唱第於天樞賦從軍兮南土天蓋五而回星夯萬端而外眩愚幽墨而無營憧百趾以高附愚遭環而後行噂决辨以旁肆愚抑閟而稍聲紛結游以走譽愚友益而畫傾親昌領而雙白又齊伐乎大庭第假田不足以羞旨烏敢斷外物而薦縈晞往躅而結援坱回泬而崢嶸介語默於蔀室其誰燭之而使明勾蘖芽於瘠壤又其誰育之而使成豈云病畦而謟笑

哀絃而賣名然世主炎黃之化鼎建邴魏之風時乎時者難值旦復旦以親逢倘率道而自進立誠知命抑在乎其中亂曰善知人者豈古有之今無善求知者豈彼智而茲愚倘固其窳而厚其薄必幽者縫而培者扶進抑時而退抑命爾其守約而于于者乎

季秋牡丹賦 有序

爽秋涉杪扶欄閒有牡丹舊枿輒吐芳梗亭亭上擢發紅葩一大可徑尺繇春取勝無間然爾扶欄當

彩翠亭之右亭屹縣圃之西北隅圃直縣堂之背縣介大江之南蓋漢元朔中江都易王上封其子敢為丹陽侯邑於蕪湖此其地與今為太平州莞時河閒凌公尹之行再朞矣政休賦集又所瀕江英游雅故受署麛伐被石將命者憧憧然率道其疆故觴咏之娛相因無鈌及此珍卉蘗茂公有異時之貴趣張具高會於其側所謂彩翠亭者酒三行濟陽蔡某躋舉而言曰公走文章聲耳二紀於兹顛祿幾華位不過禁

省貳丞官不過萬戶長史而善禦外物居頗休閒獨以浩博記書稱道聖明為事今是花也韜英和緒揭麗蕭辰時雖後而且大盛意者公其日寢亭會才慮將有所鑴乎音騷人取香草美人以媲忠潔之士壯丹者仰其類與請為公賦之其詞曰

朔羽南翔建杓西宅霜天一清露草皆白悲哉轉涼葉於亭臯兮悵穠華之閴寂均百草之不能秋兮何子花天姿之的的使人觀之若放大暑兮臨清湘剝層

霾兮仰白日厥初槁壤潛春扶欄向夕芳枝舉以融怡絳蕊扃兮冪歷寶霧宵籠鮮風曉拆麗或中（去聲）人香可專國刻紅炬以烘燄綴彤霞而薦色鬱茀誰語丰茸自持非倚瑟之神女抑善賦之文姬俯清都而時下歛晴陽以孤嬉霄顥汗兮排金扉氣沆蕩兮張寶帷霓煜煜兮揭朱旂雲曈朧兮纁衣黻綠附兮曠修眉姹鮮努兮仲徵詞沛怡愉兮新相知眇悽惻兮送將歸桃有拔兮溪之曲蓮為媒兮澤之湄羌此物之善遠豈夫君之

後時君不聞佳麗皇州喧繁戚里清籞迢迢名園亹亹綺櫳曉兮金鑷聲繡牆明兮雨苔紫巖霞財歸光夙半起於是萬蔕駢紅交柯結翠容顏紆餘斜袂輕綺文鴛鴦羣飛霍錦横被縹蓋攀聯緹裳積委則有姝妹玉人翩翩嬛子蹀鞴過兮飛電珠幰來兮流水擁甗嘉辰笑語成市彼瓊蕤芙英縹葉新蘤羞不得借其餘光矧標揚乎意氣兮何為兮江之干地之卑兮歲將闌荆蕪比兮霜月寒望下苑兮思上蘭嘉本擢兮靈

根盤泊淮波兮鮮楚山是知元冶一陶昌生萬育無左右先游者淪乎朽株當匠伯不顧者被之散木譬此花之賦命兮亦節暮而艶獨然貴賤反衍禍福倚伏其暮也何遽不為貴其獨也庸知不為福噫化工物情吾以花卜

慈竹賦

種植至多強名萬彙物拔其萃玆乃當天地之正氣有美竹兮特稟夫慈名而榮被豈有懐於本根兮何千千翁

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王家新第逺閣斜欄横塘静水或薫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遲留兮簷外陰移人悽悄兮屏間簌起方且濯峭格而清舉足團欒之生意或翹而舉者若堂有高年兮勤素風而講議或亞而側者若家有令子兮聞話言而沉思倀如出門而事逺遊兮滋宿雨之清淚雍如奉巵而介眉壽兮冪春煙而怡醉紫芽蟠聯鬇鬡兒季穉去者奔追迊者嬉戲竦者如怡並者如倚雖復貫千狀於巧筆曽莫形其

放悲借如秋晚霜重兮萬木林林而僵悴隴榆盡兮塞月高堤楓丹兮楚江紫此君也東藍田之苗玉刻炎州之稍翠固節虛心兮雖大鈞不能奪其志於是揖三荊於堂下結蔓藟於河渓襲氣同根之豆交驩掌萼之棣顧威鳳之時下亦孝烏之來寄設有用於律管天聲發兮大和備覩此芳物悲哉遠人昔我從軍兮南之海濱今我辭家兮西游洛塵暢然於舊國舊都感莊生之論恭止乎維桑與梓諷周傅之陳指白雲兮

天遠採幽蘭而露新嗟碧鮮之得地乃叢茆莫保反而相親吾議爾德豈止乎千畝之渭濱當訂萬石之封君者也

傳

耿諫議傳

耿君傳字公弼以文儒為三班奉職思以吏治自奮更就銓選授河南伊陽縣尉明州司理參軍表其能者數十人改將作監丞寶元元年知河南永寧縣明年三

月旁邑人訛言相驚老幼東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前此滹池人有告其仇衛九思者傳張角之術善以妖幻惑人夜集鄉里男女同室居寢逮明而罷號為講法率嘗往來旁郡數百千家相與為囊橐州縣吏更調情狀且捕之符文未成固已逸去以是積三十年不敢下其事於縣縣吏度終無能捕之者因受賕不治至是民相驚擾咸意妖者唱之時宋宣獻公始涖河南乃以其事屬君且戒之即不得亦隨坐矣君請緩其期

卒以計擒之索其家得所疏行賂簿書逮獄成首惡伏誅其支黨黥若杖男女二十餘人縣吏其得先所受賕抵罪流根株挂連一不窮問於是河南人交口稱之而奸贓吏益畏縮行恐被擿隂指峭刻君或知之自如也宣獻公薦其材就遷通判儀州事至復以材名關中又遷慶州朝廷方議勒兵進討羌虜帥臣署君專督一道糧餉部分已次會寇入抄掠遂出禦之諸將失利君亦遇害康定二年二月十三日也初寇至君以書

與諸將謂宜少避其鋒擇據便地以量變動若徑往必墮賊計中諸將以遇寇不敢逗留且諭君以不與軍事宜還君曰死且忠志也吾不去矣既死軍中以其書聞慶州孔目官彭忠隨主帥任福在軍中收其書以聞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五人於是素所不相能者始快忿飾謗以君追諸將進軍致敗無益而死於恩賞為過厚今斷一指而得公相雖甚愚者不為被殊解支革是亦何願嗚呼孟子所謂捨生而就義者也在易大過之上六過涉滅頂

凶无咎其說謂雖涉難過深而志在救時不害於義故不可咎也戾於浮言而中於大義夫何恨哉君姿狀魁毅少所為近俠晚益修厲詳知歷代史書語前古成敗事本末不忘作兵策數篇論攻守利害文詞甚壯而嫉惡鮮恕以智謀自喜負氣果勇不肯為人少下然屈之以理畏且從也

曹女傳

曹氏女建安郡人其父修古博學而文善議論外和內

剛所至以直氣聞明道初以御史知雜事言事㒒罷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明年不台夏四月疾暴作一夕而終修古持已潔廉仰禄自足有餘則推之既死妻孥益貧殆無以奉其喪以還且屬吏民思之相與醉錢三十萬用資其歸拜爵堂下前白所以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為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於是所今臨財茍得尚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幸趣持歸無吾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慙罷明道二年

女生之十六年先以父命配其里中人徐生未及歸而父歿云

許廻傳

許廻字光遠歙人也歙於五代末屬僞唐士人僞唐尤以權利與服相夸廻獨好擊劒負氣以貧事其母不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廻仲兄為光慶殿使分護北城廻亦以光慶殿承旨從焉外攻急矢雨下兄被重傷戒廻曰我將死至矣汝歸慰吾親廻以身蔽之兄罵曰君親

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迴乃去明年金陵平利遷汴及兄為魏冠氏令部所部城州城有賊李潛號為强桀所過剽掠入冠氏肦令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迴在耳潛日吾固聞許迴之為人即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迴與之善惟岳嘗從後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當金陵平迴舉惟岳之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為泥水舡盜李某所俘以為已子李曰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迴曰吾

且死則誰收之唯公為能出吾子適時在魏徑之泥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適刺適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適前泣曰汝所俘子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已以信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迺舍適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適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適曰能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遂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曾云

端明集卷三十二

端明集卷三十三

宋 蔡襄 撰

雜著

明諫

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也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

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亡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爲諫之患莫先於急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舉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爲監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濶迂而無所考信佞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御久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煩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所是非真僞渾并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

之之實忠言日衰而下情滋蔽患莫先乎此也夫稱危亡者庶乎懼危亡而不至也恃其無有危亡之漸而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為已前世論諫者曰直諫為下以其迂險誕妄陳指醜惡易激其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抳其所陳哉進諫不能必於用本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用捂而枉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其實也

然則賞諫賢乎曰與其怠也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常忠也晝常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茍者也宜志於賞乎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人隨之資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茍得焉唶嘿以自固佞者乗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於是賢者以進為巳累而寡言則賞焉欲以勸而適以殄之也故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終諫

之說離怠戒賞明用

觀天馬圖

慠夫寄尚者也出古綃之畫駿馬一者尾鬣微赭而身首文駮馬與常馬甚不類特立閒逸骨自稜竦精神爽發雖一鶚之橫塞雲獨鶴之思崑崙莫之為也於其旁標曰蒲梢云安愚子曰蒲梢馬漢武帝伐大宛於貳師城得之年祀遠甚宜無有是傳豈近世好事者工其畫而籍其目乎慠夫曰盖嘗惑焉然武帝威稜憯乎鬼方

教誥申乎絶域以國珍而叩塞者得羀龍虎之文私自
語爲侊倖大宛嘗有善馬獨恃介絶而愛不來於是
連兵不至之徼殫饋悉臣之户旂鉦之師戈冑之伍易
乎膏介草莽魂傺沙漠重乎南目而視旋跰而步然後
宛王戮而昔之善馬惴不敢有故能宣懿金石告休神
明武帝求卓異其心不亦至乎後之人迹想飛騂加諸
繪事不亦美歟安愚子曰地入民凋物格財匱豈御天
下之計者耶且馬也蕻野之北曷世無之駓驪驕皇騂

騄駱驊動精月駟矯首雲螭或緺之天棧和以鑾鑣懷風以足其食大路以馴其性居不鷙鴑獿動不詭遇雖虎脊之華趼蹏之劬未之加也然瘠不能振瘏不見收嚮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豈少哉吾知漢固有是而武皇獨甘心於貳師豈所謂賤近而貴遠者耶後之人不加意於求真視而肖練遺骨豈所謂貴耳而賤目者耶何以言之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貲為郎官止使者又頗優畜之謂如

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於相如者也自秦滅漢興綴文績學德業彬然獨董仲舒而已觀其制策延訪將置英網傑騰周躪虞稱古賢輔志勤義篤而仲舒官特於諸侯王相耳之二人也孰知其不嚮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者乎吾以是固知其賤近而貴遠也抑又聞之揚子雲者殫思深湛著符清淨塊處天閣絶與人事而有尚白之嘲覆瓿之誚後數百年其書出至於如今如何也葢親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

人故輕其書耳吾以是揣蒯世態乃知吾子亦貴耳而賤目也吾子有輕綃方文腌丹塵黑滕以巾箱副以篋竹一出乎人德於顔面儻有騰黄之骨絶利之足枯悴下皂子將掩袂而不視矣慨夫患其語之侵梗已也不待終決而翔云

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之弗先學之維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乘堅策肥彷

徨中達明目巧智厥因施為人有麾之以摘授之以銜倘非耎鞅絶鞅雖四荒之遠當安安而至是猶學必固而講必先也中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孝弟益開而張秦燔漢駮愈遠寖微侵牟漁奪其不去者無尸間耳雖真儒碩德時亦間出賁於其躬壅於其民嗚呼道方將行宜窒於古翔於今乎賜漳於天庭為遐僻最然而歲舉進士場者僅十百人豈特學干禄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不在經籍乎經籍之奥

其不在於繹諭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酣於經籍詳於繹諭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執鞭吾亦欣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逵冀夫麾之以適投之以衢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温陵好古强學尤善高論能道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酣乎經籍也詳於繹諭也游於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謂何如

名說 盧幾字舉之

幾之義旁出諸書大備於易要言之止乎極而其應也不窮動乎變而其濟也不終天下芸芸莫窺其明萬殊汶汶莫搖其本幾之義至矣夫顔子何與蓬之人也陋居約守功不甚白以孔子之聖而亟稱之其朋三千又皆出其下到於如今聲名肖其師績業槩舜禹曷謂耶庶乎幾而已矣幾之義至矣夫君取以名已必字曰舉之者思以止乎極而通乎變也凡云人者物之異云姓者人之異云名者姓之異云字者成人之異名字之

始始於是其義有有取者有無取者其無取焉則已猶有取焉舉之楙哉吾閩伸於已者待於天也

策問

問孟子拒楊墨荀子亦非墨子揚子又曰楊墨塞路以三子之言墨子果有悖於聖人之道而不可用也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觀其説墨子又若無悖於聖人之道而果可用也墨子之書頗見於時是堯舜而非桀紂聖人作焉決不可

廢尚同兼愛右鬼尚賢推極其言亦有異於孔子之道
乎其無有乎孔墨同二子唱言而深拒之何哉其道誠異
退之又何取之而不畏後人也四子者皆聖人之徒然其
所尚之異如是得無說哉深於道者爲余言之
問仁與智若聖人者固有之聖人無大於堯舜帝堯於
是二者無一闕焉可也書稱堯曰咨四岳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

哉九載績用弗成且堯知洪水之為害至大矣又知鯀之為德至戾矣以至戾之德治至大之害可乎說者又曰堯知鯀之性狠戾未知其能乃試用之是亦不然聖人不期人於死然用必度其才而不失其任者焉鯀堯之臣熟其才之小大也固宜器使之鯀之能小有不勝其用者反屬以大事安在其為智乎以堯知鯀之不能重違衆言而用之庶幾其成功然天下且溺乃暇倖一夫之効待九載而後黜之其可謂仁乎書也仲尼嘗究之可信而

無疑也將有深意可法於後世也與不如是仁與智又非堯之所宜備孰能告予使無惑也

問聖人之道行於世當時被其澤載於經後世承其教五經之不傳後人之無從而知道之所之也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經之存焉耳揚子雲曰五經不可使人易知天俄而可測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其載物也淺矣以子雲之說凡五經之言皆聖人之所以容而不彰者也君子處心如是固當耶書君臣號令訓

詁之言也詩下而上達柳不善而美有德也禮以閑邪
春秋以正法易以盡萬物之情雖異其所指要其歸
未始遺乎斯民是欲使人之易知也欲觀五經之學傳
而不能解又疑子雲之言不然也從子雲之言前所云
云者柰何
問前世太守刺史至郡有延見耆耇賢德之人詢究
風俗發而為政故有摘姦擬之神明者有遺愛號為
父母者皆能通接上下之情以至然爾今吾州總縣十二而

編戶以萬計者二十而刺史明不能周內外之察材不能適事物之宜將如此何子大夫皆游心於道潛意於民刺史所宜問而子大夫所宜無隱若夫吾州德業節行加上於人者何人暴縱以為蠹者何族民所欲為而不得與所不欲為而強之者事有可行而未行可止而未止者幸詳言之齊精以聽

問學者無不以利澤生人輔興治道為心然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擇官威戎莫如理兵強國莫如豐財

四者於今施設之何從而治何適而可夫泥古語而不中事機是之謂空言君子恥之唯財者為能稱時而處宜本末陳之於以觀子大夫之志

問言聖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卑管仲而不與班馬然管子之相齊當周法之已微而能連諸侯而尊王室天下灑然俯就約束而威公之志益大且圖封禪管仲以異方之物抳之又其書曰仁故不代王求管仲之心蓋不以天下為利而正君臣之大義者也

孟子曰以齊而王猶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勢則挾齊而王矣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則可矣責之以不王齊蓋周存焉其可乎孟子之言前無譏者將有意乎無也諸生為我言之

問五經之學有師弟子傳焉其說西漢尊用儒術稍得立學而易分為四書分為三詩有齊魯韓毛之說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左氏出於張蒼之家周官篇最晚得然學者自名其家由漢而下迄於隋唐

釋者愈衆而師説或傳或廢今欲觀西漢以來五經授受之人廢興本末尤著明者幸悉條焉

枕銘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醉夜有明燈而不𬒳兮安爾而寐爲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無累

杖銘

道之難阻兮爾實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求斯有用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過箴

往也莫追来也莫知往何弗恥来何弗思恥勿憚改思

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為

怠箴

雞鳴為善舜堯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深則茂

途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擇交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既修既擇從是而由吾善不勸

時爾之仇吾濤不掩時爾之休

嗜箴

靡曼之色實蠹而德哇淫之音實害而心婷嫆之美衣敝何恥琅玕之羞簞食何憂

謹箴

舜善汲汲文心翼翼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謹如之何曰攸好德若虞顛躋以守爾極

步箴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之為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天物也者以其衷行卓爾者也衷行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其恭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孝之大節也與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年以孝聞者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大者曾參其人也參之奉身也

傷足以有憂也其事親也徹餕則問其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孟軻因以發論數養志之美者以肖夫遺體不出於害志奉親能名無淪於匪則至夫加意甘享經神外物斯末也已矣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炙股肉以啗之異夫有瘳噫甚乎蠱仁而裨教者耶厚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已之膚其愛身乎是二者其果孝耶其非孝耶牢畜之犬豕且死不相覓食其類況人者天性之貴乎況人之父子天性之厚者乎人有

為是者里白於縣尹尹白於郡若府按著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官屬莞於民者又書於伐愚民不知大本謂孝正當如是耳家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之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習寖以成俗噫甚乎蠹仁而稗教者邪大舜孔子聖人也孟子曽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為若是為世之大教也為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於殘忍曽牢

畜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齊弟賛

方地聚民賜履之大者廩粟萬鍾分禄之重者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者享人三者若是伉然立節臨事不奪忠則忠矣孰若未嘗享是三者而盡其誠慤茲又忠之難者也何哉當施之厚報訂其施宜也當施之薄報訂其施亦宜也乃有國治則享其厚利方有大吠之闒恭妾婢爲自引去刎其疏遠見危致命其爲心豈

不揭揭然爾若齊人茀將有是乎初齊襄公田貝丘恠見公墜車誅屨於徒人茀血其背旣而茀去遭變袒示其瘡請得先發入匿公而出鬭死噫地之大祿之重茀徒人賤役無是也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茀嘗不名而戮又無是也而能以薄為厚以怨為寵可謂忠也或曰所謂忠者非獨損軀而得也謀不先事是無補豈趣人於害途耶曰茀支箪判解且不顧善智與謀豈齊畜哉斯亦盡而已矣委質於人智者盡能愚者盡

力乃大忠道宜有膂其光燄者賛曰房侯師心禍稔毒流人卒泮渙爾戈刎仇長河落闕投爾一杯烈燒橫匝霞爾一抔在生則盡東焉不回彼有羣豚甘實類闕美材一彈飛來雲翮風閑苐鳴呼忠哉

推進論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轂士故援舉而宣賛之爾然觀其挈置大位能自炳炳見於末世者特桑羊孔僅輩也當時居漢頗善傷

名孟堅又文雄者颺之載籍以是風流華問彌久益著而事有可為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仕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器者必博求儁輔紘張國維總覽羣策財成大化雖紹帝統而建王基曷嘗不由兹而治也然而夸毗躁進諂戾苟容者莫不畏人之間出乎已也莫不售已之榮加乎人也畏人之間則長材蔽售已之榮則要途阨舉賢援能之義熄而誹俊疑傑之道興是以先覺瘵立於草茅大猷翔集於巖穴作民司

命開橫瘁之漸荷天大器欽持維之具若夫盡悴天工相先人爵招顯側陋延攬英豪塗羣枉之耳目抑私溺之津岐懷峭直而辨政疵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足以表率紋冕煥映竹素百世而下指注稱道延於無窮記曰達觀於所舉董仲舒曰以觀大臣之能推進之道宜輕議哉而當時究一切之利提挽憸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亾狀漢初帝有天下百姓新離戰國之患閭巷雕落積庾單盡文景紹業深恙捄獘飭尚

謹儉罷斥珍巧勞來休息民緣隴畝家給人足帑峙豐露可謂盛矣世宗賦英敏之資藉久安之勢蔚興典禮務臻王略而末年甘心征戮俯首悠謬內則建無窮之宇修不名之祀外則連兵夷狄通道邛筰饋餉之煩甲兵之費歲常以鉅萬計府庫空虛海內耗矣於斯之時為善策者固宜建白於上汲援經術講去殊類抑止遐役不爾為者孰若不言之愈也庸可儕抗賈人擢處卿位俾桑羊輩詭譎機發窺伺主

意越高帝騎乘之科罔賊夫龍斷之利封笎殲慘至有羣官列肆居貨躊躇而編戶之民始與國分為二途矣使後之人為國謀者必曰强我者又從而功賞楙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强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者其桑羊輩乎曰非桑羊輩之辜其所以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詐之毒湯湯激注而孟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夸大之其可乎謹論

周公對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賢不宜封親不宜殺既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為有過哉周公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德猶將擇賢輔而立之惟其無咎如何而不與封哉不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累矣天下虐紂日久變而為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先惡自用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是讒維紂子是從周公如何而不誅不誅則天下將復其故文武之業不克闕傳其害義亦甚

矣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與誅仁且義周公固無過也

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吾謂過周公者孟子之過與曰不然君子之於兄弟終於仁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而有過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絶之也

不遷怒不貳過解

孔子稱顔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説者云不遷怒者凡

人任情喜怒違理顔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議道焉者怒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信其喜怒未見可稱者顔淵之為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之所能而稱之理宜然哉人之為情者七而喜怒愛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惟怒之為情中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已而自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怒云者顔回安於至誠

反已內省不為怒之所移耳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顔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余謂二者疑也過者適中之謂也不貳過云者顔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二吾於是見顔淵所以為心也曰然則顔淵其聖者與曰至聖人矣其末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知之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不用令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說者之意以為重天時故權許其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為言所以關束人情而事為之制而於男女夫婦之際尤切切謹嚴分別將以驅生民一蹈於法而不陷於亂耳孔子修春秋諱國惡至於夫人孫於齊會於禚之類皆直書以譏之宋火伯姬以傅母不至不行而火死春秋大之詩以關雎淑女之

德冠於周南而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凡二百餘篇所以見孔子之用心於是也愈勤矣豈不謂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斯其大本與獨周官書乃權許之周官書雖不見正於孔子然其傳以為周公立一王之制以為後世法而使治國家天下者毎歲仲春輒縱奔者以之為治曾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為哉余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

民有奔者輙不禁止及無故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妄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為之辭

端明集卷三十三

端明集卷三十四

宋 蔡襄 撰

雜著

里醫之言

周熄秦潰漢維魏承歷代更主張紀綱建法度則方冊存焉論者謂聖人者言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舉曰仁義而已漢魏而下曠世持久載籍可觀政具尤悉所謂治

心治身治國家天下焉者孰不曰要之仁義之歸而已矣率仁義之治而德教蘊涸者有之生物横悴者有之何聖人者之言施之於事如是之異耶某論之曰予里中有醫工凡百骸之攣植六府之環回表裏相依精氣布流色迎聲諦指鈎心決刻日語人以生死期卒不奇安醫之隣有藴病者幾七日造其廬而請焉醫曰子之疾一之年兮今已矣夫疾豈謂筋弱氣衰暴於其外而謂疾哉雖百骸舉安氣有所抑萌於其中斯固疾已故輔藥

之道三𠭊膚愉神先樂自將上也疾萌於中圖剪其萌
中也暴於其外一旦勤勤然者下也子之疾雖暴於其
外然弭吾劑審如吾經禦其為仇害者後百日乃可瘳
疾者往及期勿平而益加又造醫之廬曰如期勿平先生
其紿乎醫復視之郤立曰子嘗某物食張仇害之勢𦦨
倒鐵鉞而授柄未有見其勝也當如嚮者之言後百日
尚可瘳疾者謹如其教如期而疾果大愈夫一身之疾
藥非不工也物有害之弗平而益加天下之疾箴以仁義

而害於邪說欲其渥澤汪濊其可得乎自戰國陵夷經籍歇滅簡編詭制偪不可植於斯之時向利尋釁之徒咸以術進百家並建墨粉交績以至倡發異端緣智巧飾鼓行乎天下世間俗習愈久而益恬故其治與三代差遠蓋政澈而道庬非仁義罪也且聖人之言仁義也者性誠先覺篤實光大研神之變抗天之運致之於用然格善戰之謀塞任刑之允尊心於至和之際措躬於無邪之適動有章程居有彝則周流而無迹經略而

不遺端拱廊廟之上熏冒蒼垠之表豈非守之至簡約行之至廣容者與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其人舉之而已舉之奈何曰如醫之言

淮淵之魚

谿谷之水激注滀洑彌厓缺合留為淮淵瀲靚幽鬱盖鱗屬之宮隩也瀕溪之居者有畸叟在焉畸叟扃括淵中之利諭閭巷之間曰前有淮淵吾嘗封焉淵之魚自鯤而縄交首橫鬣春孶陽慊夏入氷垠乃今而

往彼哉孰有且帛於吾驅粒於吾嗌茲焉是依無何閒之於里中惡少年者少年數十輩頭會相與謀曰灌淵之大鱗屬之息畸叟奚為而採置諸懷獨能斂手袂閒而悚其教乎於是焉罟網罾笱掩擊顛倒敗其宮隩若取釜中及其已則淵魚且盡其存者濡沫而勞尾者矣之人也未始知之異日呼其子曰向之魚莞於吾且久其洋洋于于者乎待其子而往注睛四視其出游者儻有焉叟意貢墳梁石以蔽投蕭以摻複諭其閭巷曰

淮淵之上力用加苦設有攘吾利者吾弗徙已也既而惡年少亦悛其宿圖久之又屬其子而往焉視其出游特大者跳躍去来而小者無幾叟益惑不知其出西澤有業漁者過畸叟曰子藏魚於淵舉識其類乎畸叟者曩不槩意曰吾觀江之鱀（音忌）大而有絶力其類之芒芒而勢不與或者皆為其所以并食之雖溪谷間亦不殊路子畏罟網之潰而不知其類之大而有絶力者并食之之為害也矣安愚子曰天王之大寓其淮淵

也耶籍數編民其漼淵之魚也耶汙官刻吏惡少年罟網之具也耶鉅室倖民害淵之大魚也耶國稅之賦登十而一汙官刻吏又强半之鉅室倖民倍稱而盡取若是棲魚於淵畸吏之獲弗加錙毫豈特為惡少年害魚之利乎雖少年之已悛而害魚之未判吾不知淵中之芑芒者殘其性也耶樂其生也耶

都盧之言

粤絶都會莊岳交通之道人有植脩木幾百尺辥於四

隅填填淵然鼓於其側舉都之人荅鼓而至踈𩔰纍趺環
立如堵是人也𧵍解而噪呼喉中出絡下語緣木行空
指之所膠踵之所掎岌然顛隕翩然振起梟鳶盤嬉
猨狙肆㣽曾未盈晷而變易電幻殆不若人有也已
之䶂負丱童乃舉厥筐抵於環立者祈以金錢適有眊
𥅆過焉憮然而語曰號物為萬人犯其一有聾盲蹇僂
之苦者命有不幸矣有連兵轉餉之勞者時有不幸矣
汝曹陶生聖世肖貌毋缺曷不假田梓土稼而粒乎曷不

構廬分植繲而帛乎曷不業工逞巧而亟售乎曷不殫財揜匱而集贏乎利生多岐孰攘孰圉奈何栖然婦從其姑母提其嬰暴露秦疆浮游宋野泝淮泛江躪吳蹷越輕遺體若紘綖而為資身之策豈其善耶竿者嫚之曰若能習吾所為乎眊貫憱然作色曰吾辨貴以親子反慠我乎竿者曰子之業則不遷矣吾固若子也且嘗語子乎吾之道始者篤場圃以跳梁俯堂涂而蹣陌㲋惴坎窐神兢礫磧如是者累月矣既

而阽倍尋之危扤數仞之表搶榆枋而持上漸於楠而遐厲如是者積有年矣然後文體順投神氣究守雖層崖絶壁雲鳥倦飛千出萬殊劒戟紛揮於吾前未嘗易志而臱（音綿）視語曰內巧專而外滑消不膚撓而不目逃弗吾加矣投能且爾剡百尺之木哉以之角萬夫則有夸譽矣以之食力則無大責矣夫適於砥道或離蹶踣之患又吾之所為乎倘有人焉雅不習為梓跋乎高智外不可當乎十目之視內已深乎夏

眭之疾其不汲汲軀殞族者天幸之萬一耳惡能名聞之章著乎吾所以宿其業置用在我奚累之及乎安愚子聞之曰有道而寄者豈其人哉求之於世德業其大於能與名位其大修竿與荷人爵登臣陛内以獻道於君外以利澤於民必有久德大業然後享崇高莫大之位外澤利於百姓内環省於胸中無所愧負故德業著而位不加有國之羞也爵位高德業昧身之殃也我悲夫急急日月追黨與進不由道險詖以取榮貴其詐

不售則哀歌悲謠誹政譏世之為也不幸而當所欲外則驕蹇敗撓尋至其脫然者亦天幸之萬一耳豈仕人之知顧出游民之下不然矣不然矣竿者不省其氏族而其伎種於都盧為都盧之言以自警云

福州五戒文

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巳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人之子

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纎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産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於興訴訟冒

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婚娶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靡費已而校奩槖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日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要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幷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兾減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善其議至明不可不誌

諭鄉老諸生文

其備位刺史行春奠之禮於孔子廟郡之士人來相予
職爰及耆艾亦集庭下旣延之坐謹問之曰唯爾諸老
前覩刺史之政多矣吾州數萬族人情善惡亦唯萬殊
刺史為治孰不欲興利去害宣流風化與古為比逮及
三年民未之信則又去矣將良吏之難值耶抑治道之
難至耶其德業不能過人智術不能濟衆夙夜悉心
唯民實憂察禁邪猾扶善沮惡使强弱各安其分然
未免於刑罰豈足為治哉至於孝慈友弟敦厚信讓之

風將有望於諸老老者之言少者之法父詔其子兄命其弟相率以從教一家修之一國效之能以興禮讓而止獄訟亦諸老有助於刺史也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而進德業必有師友顓訓導之方為之治經術習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其人而冒居之學不用成民罔攸信其之治郡甫爾士人之修德行與經術文章者莫知其誰譬諸蒙霧罔識處所諸公各以至公之心而稱舉能者以備其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諸生條陳其人實密其封予將擇焉

杭州戒弄潮文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於以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夸時或沈溺魂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

潮必行科罰

雜說

李靖稱苻堅之敗非謝玄之善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之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所以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余觀秦代江南唯垂曰晉武平吳唯張杜而已若昧羣臣豈能成功以此謂垂陷堅未盡矣垂知進討之為利不能料堅之材堪與不堪

辦事此所以勸之也當謝玄隔肥水為陣夫兵半渡而擊之利以是堅許却軍也玄以八千之衆當百萬渡水而薄人兵家所忌豈不知此乎蓋料堅之陣大槩難整然後觀形勢也既而堅陣果動玄濟而戰堅衆遂潰使堅之陣難却而整玄必不濟矣此玄之料事合於機變若以垂軍獨為陷堅當其以千騎赴垂信乎寶之言取堅如振替葉垂之不為足驗垂無陷堅之意夫善用兵者雖敗不亡垂一軍之全法制在焉垂不能知堅之材

則可罪謂之險陂誣矣王景略之亡唯勸堅勿伐江南景略盡知堅之材故云耳

福唐水居船舉家棲於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為生也然覲其趣往來就水取直以自給朝暮飾蔬一杵不知鼎飪烹調之味也緼衣葛屨不知錦紈絮粲之美也婦姑荊簪不知塗脂粉黛之飾也蓬雨蓆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也相羊窮年少而老生而死一事不入於中矣與夫陰懷賊險乘利求倖盛

時翕翕其敗熄滅無種孰為勝負耶
開元中霓裳羽衣盛行於時唐末兵戈浸以微滅今河
中有舊譜而其字形與世之譜字㦯異竟皆不合無從
而得唯法曲散序無拍謂霓裳之遺音未必然也守程
精通音律悼其亡鈌彷像法曲造之寄林鐘商華日
新亦造望瀛懷仙二曲世人罕得其本也
慶歷間予在館閣嘗見九仙經會修崇文總目凡怪
誕之説擯而不取故家無傳本及來泉山抱病數年

顓讀醫方藥石之説漸入修生之要以精氣神為妙用故仙經丹訣亦歷覽焉然取其可以資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與也已

孫子書其文有三代風而其致古一切取勝蓋戰國事也至於精思明決數千年以來兵家成敗未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絶世之高致乎予愛其無智名無勇功之説故録之

或曰鼂錯為景帝謀削諸侯以尊漢而陷於仇人身死

都中事適未就而遭讒被禍其誠忠矣而揚子雲乃以為愚何哉愚錯而孰為忠耶曰錯誠忠矣然為漢謀諸侯則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賈生推恩以分地乃謀者之長策

烏孫公主七十餘持𢹂男女還漢人生匹耦故有常理而楚主嫁異國配異人豈獨楚王之不才漢之醜無時可滅又啟後世和親外夷之端張騫之罪也

漢通外國以奬羌氐斯其無策之甚夫撫安外國而威

制之蓋慮為邉患耳豈致意於天馬犛尾牛異物詭說哉過猶不及也

甚哉愛之蔽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議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漢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顧則利能奪愛婦人於愛為最深而武后自殺其子以固權嗟乎孰可與論是耶

夫人明慧禀於天資不可强而學士當盡心於其間金鐵之磨礪既鍊其質又從而成器太阿龍淵資夫人力

者故鍊而成器學者勉之

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為詩賦者尚不知何等事為文章況文章士之末耶欲人之興行如曾顔治民如龔黄者難矣

予自閒居日造吾門者道對偶事以為才不才嗟乎治道何從而興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歸之於天蓋非人之所能測云爾異乎今之言命者有陰陽日月星辰歲時異端之術

幸而時合則莫不推引以為驗也甚哉人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語也卜筮最古春秋時有相骨日者後世尤盛唐初乃有論命之説今之三命星筭分為二門而善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所以博濟耳

予少時治經書觀聖人於刑獄尤諄諄尚書所載最為詳盡私心以為天下萬務若生民不得其平又豈専在刑獄乎及仕宦二十年歷事日久然後知生民之患莫大於獄失其情官巧文律嗚呼聖人之意深矣

予每讀易至於決獄用刑之說其卦多有離象而用在剛陽之爻葢非明不燭非剛不決君子有是二者濟以仁恕斯可謂士矣

樂自王朴之後無述作仁宗時李詔重造樂器廢朴鐘磬其後復用阮逸胡瑗更作新樂蜀人房庶又為異議迄今無定論林氏巽之學逌易卦太陽太陰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評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葢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陽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来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迹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柳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捉筆處皆有神妙余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粗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

近世篆書好為奇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力渾厚可謂篆中之雄者學者宜如此說然後可與論

篆矣

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

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僕奴之態況他人所可擬議

智永草書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有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模寫勒石云律吕調陽是也

顔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聞中

無佳石以堅木刋字往往有子筆迹模刻多或失真自今
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絶向時子弟輩多蓄予字
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丸皆人
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
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烟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
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餘

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今八分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書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今存者李德林碑褚書三龕碑是也瘞鶴文字有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逸少殊無彷彿也

文房四說一作雜評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王者佳筆諸葛高許

頃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絶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張遇亦為獨步四物文房推先好事者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硯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緑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不足道也墨李庭珪為第一庭寛承晏次之張遇易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烟自異當辨是也紙李王澄心堂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非佳物也筆用毫為難近

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卓及長心筆絶佳常州許頔所造二品亦不減之然其運動隨手無滞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而論之也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也鮮明過之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硯有羅文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之類其要在堅密温潤天將陰雨水脉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黄山松煤至精者造

墨可比李庭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烟遣令就黄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奇絶唯好事以厚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至也

李𢈔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微精細而差黄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果可用

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鋭少損已秃不中使矣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来江南爲歙人超

之子庭珪珪弟庭寛寛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為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為邽與寛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竒者多借庭珪姓名模傚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茍非素畜之家不能辨之偹條數等傳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世以歙州李庭珪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脊者為上

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近世兖州陳朗亦為精庭珪弟庭寛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輙絶無有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寛承晏文用又有柴珣朱君徳小墨皆唐末五代以来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為家寳也

李庭珪墨為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為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寛寛之子文用亦造墨

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倓言有庭寛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為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為語其末至必能少進其蓺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況其新者宜以漆匣密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寛承晏文用皆其家法易水張遇亦為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覩矣

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為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為留守推官事宋公見遺李庭珪墨自爾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墨之說尤為精微唐彦猷殊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木瓶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韻樊槻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凉盡出硯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為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勝之理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昧曖不明在黃紅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硯必用水雖先飲之何研之差故為天下第一東州可謂多奇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硯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耶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其後有鵲金黑玉硯最為

佳物新得黄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硯其餘紅斑黑斑不堪作硯造茶器亦大好其下州郡未見如此奇石也東州固多奇石始得紅絲硯後又得黑角硯黄玉硯今得褐石硯黑角石尤精好如紅斑黑斑可作茶器而不堪為硯如闕州豆斑青角不足道也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僕之所好有異於人乎青州石末硯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未過

此無足議也

蜀牋惟白色而厚者為佳今上方有故時貢者實可愛也近歲利在溥而易售以是絶不佳此物乃可惜耳常州强武賢造粉牋殊精雖未為奇物然於當今好事亦難得耳雲母粉不利人目用者宜審之吾嘗禁所部不得輙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况可存之遠久哉

硯記

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嵒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千數十年無可崔意者一旦工者於後嵒百丈阬剖石得紫龍卵其里人来觀者持羊酒賀造成硯長尺廣減十之四厚重寛平開匣粹潤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當中暈七里又有文表裏無有纖瑕徵近手則潤澤可劘墨矣崔抱硯輙忘寢食者乆之念奇寶不可私藏其誰當之不逺千里授使者以来遺予齋戒發封諏吉日以澄心堂紙李庭珪墨諸葛高鼠鬚筆為

之記皇祐癸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茶記

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可作五七餅如五銖錢大方其盛時高視茶山莫敢與之角一餅直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為園家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為余言其事今年枯枿輒生一枚造成一餅小於五銖大詔越四千里特攜以來京師見余喜發顏面予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詔不遠

數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謂非予莫之省也可憐哉乙巳初月朔日書

墨辯

曾君視余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碁（音闕漫）曰歙州李庭珪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庭珪墨形模不類也其名字不同（邽珪不同）形制復異謂之真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庭珪唐末自易水度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

墨世不復傳其嘗侍仁宗羣玉宴輙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朞歙州李超造與今所視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珪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偽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我家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說以贈曾君或墨之思攬予說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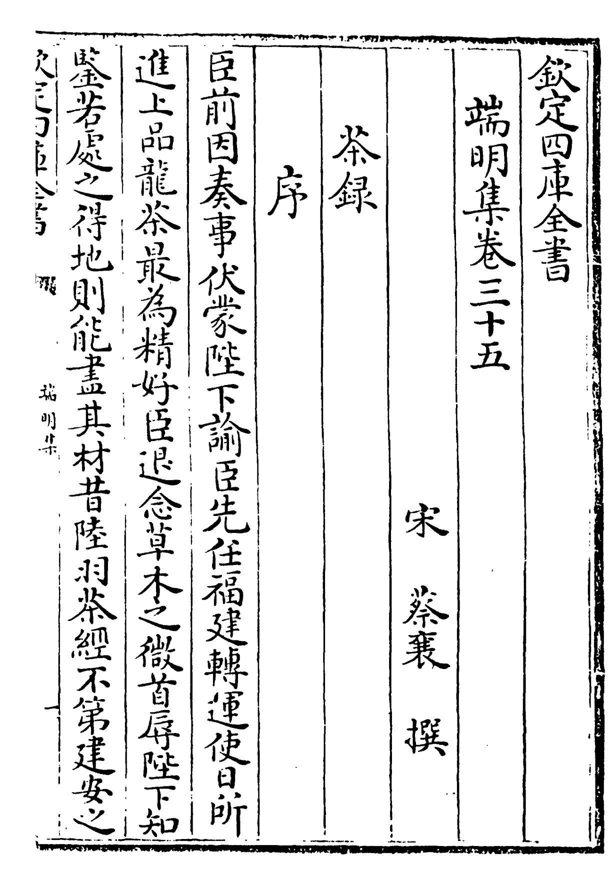
芝草述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崇德里保福院産芝之一本四月八日癸未令朱定得之詣府質黒而堅葉如側荷其上又出一本離為六莖枝柯聳峩中有連理末如燕尾而栄藏之高可尺許世傳古篆芝字皆枝葉扶踈宜古人象形而作乎而漢齊房歌曰九莖蓮葉玄氣之精正謂玄芝之而有九莖與葉蓮也芝之之為物在處有之大較形類茵檽音軟近無是比倘或有焉而予未之見也

故特書之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軍州事蔡

某題

端明集卷三十四



端明集卷三十五

宋 蔡襄 撰

茶録

序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

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叙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黄紫黒之異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隠然察之於内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昬重青白

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鬬試以青白勝黄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産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

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温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温温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壹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

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粗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蟹

眼者過熟湯也況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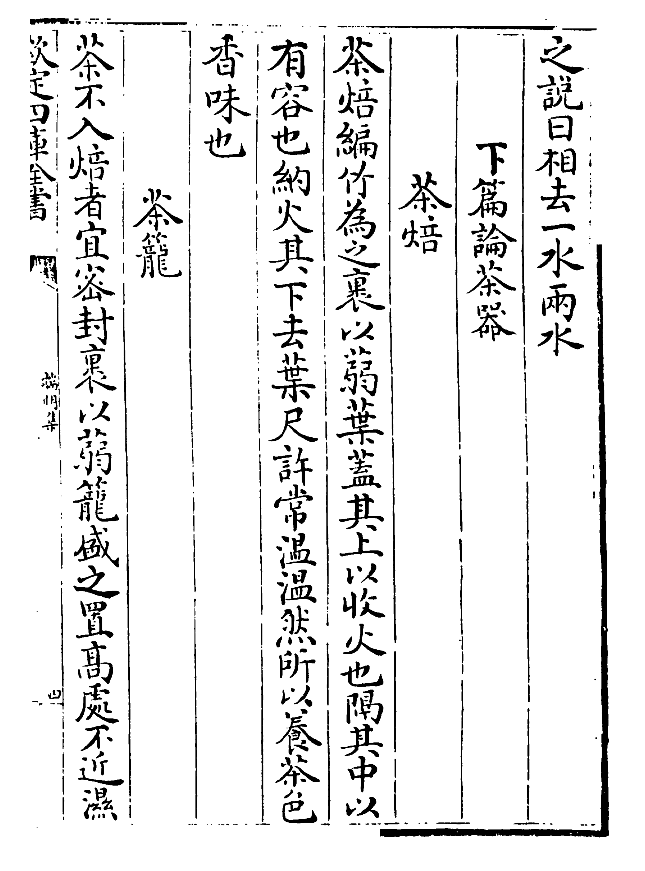
熁盞

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

鈔茶一錢匕先煮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眡其面色鮮明着盞無水痕為絶佳建安鬬試以水痕先退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



之説曰相去一水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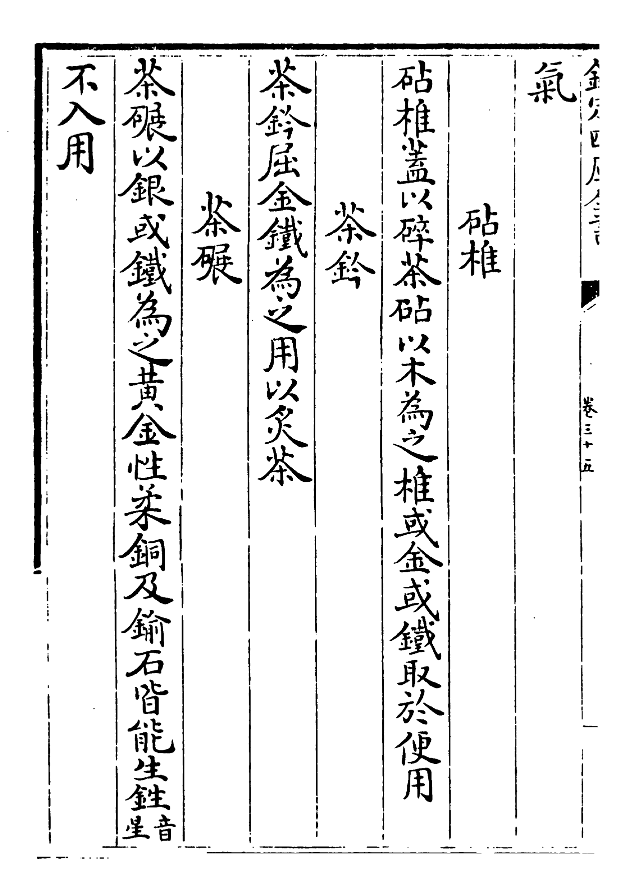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



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鈐

茶鈐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絶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羃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黒盞建安所造者紺黒紋如兎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盞鬬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甆石為之

後序

臣皇祐中脩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

造茶録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掌書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懐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刋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輙加正定書之以石得永其傳治平元年伍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某謹記

荔枝譜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粤南粤巴蜀有之漢初南粤王尉

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遝離支葢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彷彿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

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来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支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歸泉福

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粹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濵岩險之逺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里遼逺曽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其所以為之嘆息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

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墻入錢度音鐸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殻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似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有陳紫之於色

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荔枝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黄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欝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

如星火非名晝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無與為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劵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浮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飲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為州之第一

第四

茘支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茘支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

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略其花春生簌簌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歲間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有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旁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緑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經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摇之答答然以逼蝙蝠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滷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支漬之暴乾色紅味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脩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絶無正味白晒者正爾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畣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上聲汗耐乆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歷初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晒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剥生荔支笮

出其漿然後蜜煮之余前知福州用晒及半乾者爲煎

色黄白而味美可愛其賈務文減常歲十之六七然

修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晒煎之

法不可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皮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窊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

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江緑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

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緑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莫之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綦今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穢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别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

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諴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泉州為第一藍氏兄弟圭為太常博士丞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

在舍後將熟其子曰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支皆旁去聲蒂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常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株每歲貢乾荔支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為準民倍值購之以輸予嘗㸃而不用

玳瑁紅荔支上有黒㸃踈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硫黄顔色正黄而刺微紅亦小荔支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支穗生一朶至一二百顆將熟多破裂凡荔支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

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殻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支之變怪者其殻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鄰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岀興化軍

蜜荔支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支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穪𤋲核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㲉紫色鄒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支每朶數十皆並蔕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鄒圓白如珠荔支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在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支五代間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支多深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絶纔熟以晩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

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其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祐四年歳次巳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

端明集卷三十五